



▲济南民谣组合“彬斌有理”成员张斌翔。(资料片)

旋律里的市井俗常和风花雪月 听，民谣歌手在弹唱

本报记者 师文静

诗与远方以及脚下的文化东路

初秋的夜晚，曲水亭街有了一丝凉爽，整条街上灯光明暗交替，过往行人络绎不绝，有诗意又有热闹。附近沿水而开的民谣吧已开门待客，大约晚上9点，这里的弹唱歌声会响起来，客人也会越聚越多。

弹唱歌手李宥通在民谣主题吧“野吧”的演出开始后，他首先唱了一首原创作品来活跃气氛，这首叫《香港姑娘》的歌中写道：“香港的街上熙熙又攘攘，人们脚步匆忙/地铁和饭菜价格太高，一出手好几百，我心里发慌/我亲爱的香港姑娘，我就要回到北方，如果你舍不得离开我，愿不愿意跟我地老天荒……”一次前往香港的经历，让李宥通创作了这首歌曲，歌词朴实，旋律简单，适合安静地弹唱。虽然客人没听过这首歌，但还是给予热情的掌声。

与此同时，散落在省城大街小巷中的民谣吧、咖啡馆、音乐主题餐厅中也开始了最为文艺的时刻。无数弹唱歌手用吉他拨出婉转的旋律，唱起诉说心情的舒缓的歌，为城市中那些乐于消费音乐的人，献上独具个性的演出。这一切在济南的悄然流行，始于4年前。2013年，在Live House暗涌流动多年，已有大批文青粉丝的新民谣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，开始与普通人接上了头。《快乐男声》和春晚等节目唱红了《董小姐》《当你老了》《南山南》后，一夜之间，似乎谁都能哼唱一段民谣。大家渐渐发现，在弹唱民谣里才能找到生活的共鸣和动容，民谣流行风潮蔓延全国，一大批民谣主题场所应运而生，民谣超越了流行和摇滚成为大众音乐。济南文艺范儿老街和综合体中百余家民谣主题酒吧、餐厅噌噌冒头，弹唱需求旺盛，民谣弹唱艺人借势增多。

山大土木工程毕业的老谷，热爱音乐，不善言谈，但稳重内敛，毕业后穿上工装干了几十年工程，将弹唱音乐带入了工地。随着民谣氛围逐渐浓厚，他倾听内心的召唤，辞去工作，做起了自由的弹唱艺人。像老谷一样，爱好音乐的李宥通，专业学的是美术与化妆，也在干了一段时间本专业工作后，加入了弹唱圈子。这些曾经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弹唱艺人，当中有大学教师、学生、吉他老师甚至法律从业者和导演，也有一部分是原创音乐的忠实追随者，白天制作音乐、写歌、谱曲，晚上背起吉他奔赴一场场演出。

老谷白天在文化东路自己的店里教学员吉他，有空就写写歌，晚上跑场子演出，一周不停歇，每晚唱4-5个小

时。这一两年，圈内相对形成了定价机制，弹唱歌手唱一晚的平均收入在200元左右，如果能接到商业演出或大型活动，收入也会增加。当下市场对民谣歌手的需求，已多于曾经火热的大编乐队。“一个人，一把吉他，十几首歌”的民谣演出形式更节约成本，更受青睐。

为一座城市写歌成了流行

音乐人高晓松说：“民谣是一根针，用你的方法刺到你的心里。”民谣这根刺人的针，或许就是表达真实的情感与生活、歌唱我们熟悉的城市，让民谣变得接地气和有温度。

“彬斌有理”组合两个帅气的大男孩陈晓彬、张斌翔毕业于山艺，都留着过肩的长发，开朗健谈，年轻有活力，他们的音乐在生活中汲取养分，活泼灵动，诉说着年轻人的心灵感受。两人配合默契，善于在演出中调动气氛，是省城少有的弹唱二人组。去年组合成立不久，他们就携带着和李宥通一起三天紧急赶录出来的首张原创专辑《彬斌有理》展开了全国Live House巡演。专辑中的一首《文化东路》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，为省城本土原创民谣增加一抹亮彩。

“山师东路秀水街，是我们散步的起点/文化东路的夏天，那个长发的女人，还能让我回忆起，大厦崩塌的样子/只是她在遥望着远方，忘记阴雨绵绵的眼眶/褪了色的指板上，没有留下她的羽毛/没有了拼命争吵，再见……”这是一首讲述失去的爱情的歌，故事发生在山艺，文化东路成为伤心的地标。像《成都》《关于郑州的记忆》一样，在民谣圈为一座城市写歌是流行，也是情怀的释放，它让歌迷与歌手有了共通的语言。

关于济南的民谣中，既有充满文艺气息的曲水亭，也有充满味蕾回忆的把子肉，还有早晚高峰拥堵的街道，对不少原创民谣的歌手来说，济南这座城市具有温柔又含蓄的吸引力。就像原创音乐人毕皎那首传唱度较高的《梦回老济南》中写道：“我的街坊个个都是标准的老济南，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嘘寒问暖/大杂院里虽然拥挤却笑声不断，老人们在胡同口下着象棋抽着烟/不知不觉地过了多少年，岁月未催老他的容颜/那些人儿那些泉从未改变。”

别人有“诗和远方”，不少原创弹唱歌手的心中却要“梦回济南”，回到这里讲故事。济南音乐圈中的“老人”张鹏年届四十，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是本土乐队的吉他手，后来去南方驻演，做“棚虫”多年，最终回到济南，过起了音乐、弹唱成为日常生活的日子。张鹏说，济南是一个喜欢静

民谣是一种对生活真实与平凡的表达，它可以随心所欲又直击心灵。济南的民谣圈子中既有市井俗常，又有风花雪月，也有济南的曲水亭和甜沫。而那些坚持原创的弹唱歌手，更是将生活本身过成了一曲民谣。

的城市，更有民谣弹唱的土壤。“这里喜欢音乐的孩子，从骨子里比较本分，放，也是从内心里往外放。如果说别的地方民谣弹唱有更多商业性的秀，济南原创音乐人更喜欢从内往外地去吸引人。这座城市的含蓄、内敛和善意，让它的音乐更加温和。”

《鲁A有个把子肉》的演唱者李雅迪，在圈内被称为老T，是原创音乐人，也是音乐制作人，现在更是将领域拓展到了电影原声音乐制作。在2010年济南还没有太多民谣吧的时候，他就在黑虎泉边开始了驻唱生活，形式新颖，唱得好，还上了电视新闻。后来，老T在济南搞过草地音乐节，做过多次原创专场演出，说起本土原创弹唱音乐人，有点儿深沉又有点儿萌的他，在圈内经常被提起。

老T说，真正地讲述身边和自己的故事，这就是民谣，不能因为这些作品不够深刻，旋律不够美，就说它不是民谣。“还有太多的民谣，在学校、在民间传唱，很多人私下里听到，被感动，这都是城市里的民谣，只是不在我们公众眼中。民谣不是永远欣欣向荣，不是永远淡淡忧愁，重要的是把积极的一面、真实的情感表达出来，民谣就真正出来了。”

老T更觉得济南的城市特质很民谣，没有强烈的反抗，但也不逆来顺受，节奏很慢，带有一种生活态度。“夏天午后，突然刮起点儿小风的曲水亭街，泉水一流，让人很有感触，是一座萌萌哒很可爱的城市。”

他们将生活过成了一曲民谣

济南纯粹的民谣弹唱歌手有几十人。因为民谣弹唱门槛太低，里面的人来来去去，进进出出，有的人找到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，有的熬成酒吧老板，又有一些年轻学生带着满心憧憬而加入，这个圈像无形的流水随时变换着形状。有些人在挣扎，有些人在突破，有的人选择了逃离。



“彬斌有理”组合给自己划了一条底线——不驻唱、不商演，只参加那些具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演出和比赛，不屑于演唱热度歌曲，只唱自己的原创。成员陈晓彬说，除非穷到实在无法付房租，没有下一顿饭钱，否则不会去驻唱，长期大批量地翻唱别人的歌，这是对自己音乐热情的过度消耗。陈晓彬说，对自己的这个要求，也有出于对行业的无奈，“门槛太低，不被尊重”，让其无法忍受。

陈晓彬说，通过全国巡演和外出比赛，他发现抱有音乐梦想的很多，在那个人人对音乐痴迷的圈子里，在周围人眼中格格不入的他变得很正常，这更加坚定了他与世俗眼光对抗，不向金钱低头的决心。“全心全意搞原创，很难，收入保证不了，会变得饥一顿饱一顿，家人也不放心。但我还年轻，还能折腾两年。生活就是这样的，相信音乐，认真做，会变得挺好。可以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挣扎，但不能放弃理想。”面对亲人的不理解，陈晓彬也有诸多无奈，他们又能拿我怎样呢？父母给自己的生活会安排不了任何事情，甚至都不认识我大学的校门，在搞音乐上，只能更加自己拗劲儿。陈晓彬说，他俩接下来想去音乐环境丰厚的城市去闯一闯，抱有梦想，万一实现了呢？

老谷有吉他教学的收入，虽没有生活上的挣扎，但也有艺术上的困惑。老谷说，如果老板惜才，弹唱歌手可以在演出中唱自己的原创，而如果老板要求唱耳熟能详的歌曲，他也不会拒绝，因为只唱原创，客人可能早就走光了。“有的时候会认清自己，我是弹唱大军中的手艺人，就是会弹吉他会唱歌而已，而真正好音乐的门槛是很高的，摸到那个高度，太难。”

“前80后”的老T过了风华正茂的年龄，也对音乐有了深入的理解。他说对原创音乐有一定理解和追求的人得以一直走在一起，不一定就非得寄托于某一个演出场所或某种流行演唱方式，能够集聚这些人的永远只有音乐本身。“永远的年轻，永远的热泪盈眶。”老T还保持着原创音乐的激情。他一直觉得自己的音乐不是很好，与科班出身的人相比还有差距，所以一直在音乐创作上寻求突破。他不只创作民谣，还创作流行乐与爵士。

就像《梦回老济南》作者毕皎的歌曲《看不清》中写的，“对天的愤怒倔强一不小心成了曾经，没有了方向迷惘之中差点信了宿命。迷失在放荡中生活成了一名疯狂士兵，一个人摸爬战斗却还想要赢得战争。”有多少原创民谣歌手，其实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较劲，跟生活较劲，跟世俗较劲，也跟自己较劲。就像张鹏所说，每一个原创音乐人的大火，背后都有默默的付出和坚持，天时地利人和固然好，但“人和”有几个能做到呢？

民谣无论怎么变化，永远都是一种人性化的、生活化的歌唱，民谣是离生活最近的歌唱艺术。它一直都在人们身边，那些原创弹唱艺人的生活，其本身就是一曲民谣。